

·读书札丛·

清真馆本《唐摭言》述要

杨波

五代王定保之《唐摭言》是记述有唐一代贡举制度的重要典籍。这部笔记史料翔实,不仅可以弥补《通典》、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、《通志》和《文献通考》等史志的阙遗,而且“其一切杂事,亦足以覩名场之风气,验士习之淳浇”^①;此外,它搜罗文人趣闻轶事,录存部分作家诗文,有相当的历史和文献价值,一向是治制度史和文学史者的案头必备之书。

《唐摭言》版本源流大致可分为十五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系统。一卷本以《绀珠集》、《类说》、《说郛》、《稗海》等为代表,删削割裂,已非旧观。十五卷本《唐摭言》,两唐志未见。自赵宋以降,屡见公私书目著录。《崇文总目》仅记书名、卷数和撰者;《遂初堂书目》并卷数、撰者都阙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曰:“《摭言》十五卷。右唐王定保撰。分六十三门。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。”^②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曰:“《摭言》十五卷。唐王定保撰。专记进士科名事。定保,光化三年进士,为吴融子华婿,丧乱后入湖南,弃其妻弗顾,士论不齿。”^③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一六所录则自晁、陈二家书目抄出。《唐摭言》也见载于明代书目,如杨士奇等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八、钱溥《秘阁书目》、晁琬《宝文堂书目》卷中、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卷四下、孙能传、张萱等《内阁藏书目录》卷八、叶盛《菴竹堂书目》卷三等^④。清代出现了《雅雨堂丛书》本、《学津讨原》本等丛书本,诸家书目著录尤夥,此处不烦赘述。

在雅雨堂开雕之前,《唐摭言》十五卷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^⑤;一般藏书家对于此前刻本的情况不甚了了,只知道早在宋嘉定辛未(四年,1211),柯山郑昉曾刊于宜春郡。王士禛《居易录》卷一六云:“唐王定保《摭言》足本凡十五卷,宋嘉定中柯山郑昉刻于宜春。”^⑥嘉定本是今知十五卷本《唐摭言》的最早刻本。此本似乎久已失传,真正见过的人并不多;然而,至少在明代,它还基本完好地保存在内阁。孙能传、张萱《内阁藏书目录》卷八著录: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〇《子部·小说家类一》,中华书局,影印本,1965年。

②孙猛校证: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一三《小说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568页。

③徐小蛮等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一《小说家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323页。

④明代其他一些书目,像阙名《近古堂书目》、董其昌《玄赏斋书目》,皆未及卷数;而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目》、赵用贤《赵定宇书目》、徐燊《徐氏家藏书目》(一名《红雨楼书目》)所著录,均系一卷本。

⑤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统计,国内现存明清抄本、名人手校题跋本,除四库本和四库荟要本之外,多达十三个,大都源自南宋柯山郑昉本,拟另文叙录考证,此不赘。

⑥康熙四十年刊本。原本“定保”二字互乙,今正之。

《唐摭言》三册不全。莫详编次姓氏,中皆唐进士科事。实宋嘉定间郑昉重梓。^①按,明代内府藏书,“自永乐间取南京藏书送北京,又命礼部尚书郑赐,四出购求,十九年,移贮文渊阁,所谓侵板十三,钞本十七者”^②;正统六年,杨士奇等奉敕撰《文渊阁书目》,尚完善无阙^③;中阅一百六十四年,天灾人祸,至万历三十三年,孙、张重编书目,已十不存一。于时,宋槧《摭言》犹在人间,而微有残缺,实属大幸。

张萱(1557—1641),字孟奇,号九岳,别号西园,博罗人。仕至平越知府。好学博识,善画,书法各体皆工。室名黛玉轩,又称清真馆。撰有《西园全集》三十卷、《西园闻见录》一百六卷、《汇雅前编》及《后编》各二十卷等。《明史》无传。事见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一一等。张萱喜刻书,尝刻印宋张君房《云笈七签》、明宁献王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(题《北雅》)等。他撰《内阁藏书目录》时,任中书舍人,董理旧籍,于内府图书中得见嘉定本《唐摭言》,因据以重雕梓行。这就是今日能见到的十五卷《唐摭言》的最早刻本:万历清真馆本,今藏安徽省博物馆。

是本十五卷,一百〇三门^④,全二册(唯卷三佚失一叶),首尾完整,刻印亦较精。题《唐摭言》,署“唐王定保著,明张萱订”。正文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注双行同。白口四周单边,单鱼尾,版心记书名卷叶。目录后及每卷末(除卷一、三、一二之外)均镌有“清真馆藏板”五字牌记。无序跋。钤藏书印多方,如“竹垞”、“吴焯”、“吴兰林西斋书籍刻章”、“姚鼐之印”、“曾在姚□之处”、“天都鲍氏困学斋图籍”、“张谨夫图书印”、“笃素堂张晓渔校藏图籍之章”、“桐山张氏弄藏金石文字书画图籍之章”等。从藏印来看,曾经朱彝尊、吴焯、鲍廷博、姚鼐和张师亮等著名藏书家递藏。

清真馆本十分罕见,明清诸家藏书目罕见称引^⑤。朱彝尊《〈摭言〉足本跋》曰:

唐重科目,举措殊,有国史未具析者,藉王氏《摭言》,小大毕识,后代得闻其遗制。奈流传者寡,又为末学所删,存不及半。是编一十五卷,获之京师慈仁寺集,乃足本也。卷尾有柯山郑昉跋,称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。吴江徐电发近录棠村相国所藏,与此本略同,当就其校讎讹字发雕焉。^⑥

检今本,并无柯山郑昉跋,是张萱无识,刊落宋版序跋;抑竹垞另有所见,一时尚难以遽断。

我们前面判断清真馆本的祖本或为嘉定本,还有避讳学上的依据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《唐摭言》清抄本(二册;十行二十字;书末有嘉定柯山郑昉跋),

①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影印本,1994年。

②张钧衡:《〈内阁藏书目录〉跋》,《内阁藏书目录》卷尾。

③成化二十二年钱溥《秘阁书目》、万历十七年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《唐摭言》,均未言及残缺,未审当时是否已非全帙。

④十五卷本《唐摭言》子目各家记述略有出入:晁氏谓分六十三门,雅雨堂本卢见曾序及《江苏采集遗书目录》皆谓其一百零五门,而耿文光《万卷精华楼读书记》引卢序则作一百零八门。实际上今日所见诸抄本、四库本和通行本俱为一百零三门(计入附见的五门则为一百零八门)。

⑤陈树杓《带经堂书目》卷三《子部·小说家类》著录:“《唐摭言》十五卷,明刊本。致爽阁藏书。五代王定保撰。”(顺德邓氏依闽陈氏原稿本刊本)按,致爽阁系明万历间贡生秦四麟斋名。四麟字景阳,一字西岩,号季公,江苏常熟人。解音律,擅填词曲,喜藏书,所钞书甚富。他所藏的这个明刊本,或许就是清真馆刻本。

⑥《曝书亭集》卷五二《跋》一一,四部丛刊初编本。

历经大藏书家黄丕烈、顾广圻、周星诒校跋,黄、周二人都倾向认为这是一个影宋本。周星诒在卷七尾加跋语说:“《太平广记》引用口条,凡‘恒’字,此本皆改作‘常’,盖避宋讳也。可证是天水旧槧,特表出之。”影宋抄本保留前朝讳字的情况同样见于清真馆本《唐摭言》中:如“玄”、“殷”、“匡”、“贞”、“让”、“桓”、“敦”等字多缺末笔。

此外,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清初影宋抄本《唐摭言》(残存一至五卷;一册;十行二十字;黑格白口左右双边),该本版心尚存刻工姓名,如母逾、郭子猷、林祐、周道等,林祐其人约略可考,他是南宋中叶福建地区的刻字工人^①,可见清人所影钞的确是宋本。以之与清真馆本做一对比,亦能看出后者当源于宋刻:卷一《试杂文》“如公孙弘、董仲舒,皆由此而进者也”,其中的“弘”字,残宋本与清真馆本俱作“洪”。卷一《乡贡》“内张守贞一人乡贡”句中“贞”字,残宋本与清真馆本俱作“真”。通过以上的对勘,可证清真馆本的祖本为宋本无疑,正是不可多得的善本。而清真馆本在文字上也有优胜之处。

卷三《今年及第明年登科》郭代公条:“郭代公,十八擢第,其年冬制入高等。”清刻本(如雅雨堂本、学津本)“公”字皆讹为“云”字。按,郭代公即郭元振,诛太平公主有功,进封代国公。传见《旧唐书》卷九七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二。同卷《慈恩寺游赏赋咏杂纪》杨汝士条:“其子知温及第,汝士开家宴相贺。”清刻本“知”字皆讹作“如”字。按,汝士子名知温,见《旧唐书》卷一七六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五、《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》卷二《左司员外郎》等。卷六《公荐》王泠然书:“则尧舜禹汤之正道,稷契夔龙之要务焉。”清刻本“契”字皆讹作“薛”字。《全唐文》卷二九四收此书(题为《论荐书》),正作“契”。卷七《知己》李华《三贤论》:“赵郡李嶠伯高,含大雅之素。”清刻本“嶠”字皆讹作“萼”字。按,既字伯高,则作“嶠”为是;而《李遐叔文集》卷二、《唐文粹》卷三八正作“嶠”。卷一一《怨怒》任华三书,清刻本皆错简,文义颠倒,隐晦难明,而清真馆刻本则不误(明清一些名家钞本如明天一阁钞本亦然)。

总上所述,清真馆本源出宋槧,允称善本,其版本和校勘价值自然不容忽视。不过,古籍在传刻过程中难免鲁鱼亥豕,清真馆本同样存在一些讹舛。比如卷三《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》有一条谈雁塔题名,引诗曰:“曾题名处添前字,送出城人乞旧诗。”“乞旧诗”当作“乞旧衣”,后人传钞致误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七八、《唐音癸签》卷一八《诂笺三》“进士科故实”条引《唐摭言》,均作“乞旧衣”。

类似文字上的讹谬,通过校讎是基本可以解决的。《唐摭言》的整理,还须备具众本,细心比勘,审慎判断,庶几能得一准确的精校精注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

^①参阅瞿冕良编著:《中国古籍版刻词典》,齐鲁书社,1999年,第349页。